

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·加缪卷

L'Étranger

[法]加缪 著
李玉民 译

局外人



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·加缪卷



局外人

[法]加缪——著
李玉民——译

L'Étranger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局外人/[法]加缪著;李玉民译.

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17.11

[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·加缪卷]

ISBN 978-7-5407-8231-3

I. ①局… II. ①加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3618 号

JUWAIREN

局外人

[法]加缪 著

李玉民 译

出版人:刘迪才

责任编辑:胡子博

助理编辑:辛丽芳

书籍设计:石绍康

责任印制:杨 东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制

[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荣华国际大厦 5 号楼 1501 室

邮政编码:100176]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8.5 字数:182 千字

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010-67817768]

作家·作品

他运用一种完整纯净的古典风格和高度的凝练，把问题具体化为某种形式，人物和行动使他的观念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而无须作者从旁议论。《局外人》所以著名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
——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

加缪先生的《局外人》一出版就大享红运，众口交誉说这是“停战”以来最好的书……《局外人》不是一本提供解释的书，因为荒诞的人不做解释，他只是描写。这也不是一本提供证明的书。加缪先生仅做提示，他无心去证实本质上无法证实的东西。《西绪福斯神话》将告诉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看待作者的这部小说……《局外人》因此是一部关于差距、脱节、置身异域他乡之感的小说。该书的巧妙结构由此脱胎：一方面是切身经历的日常平淡无奇的细流，另一方面则是由人的理性和言词重新组合这一现实生活，以便给人教益。于是产生荒诞的感觉，即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观念和语汇去思考世上的事件。

——[法]萨特《〈局外人〉的诠释》

我想，只要他们读懂了《局外人》，他们就不会对（法国）新小说那么惊讶。那是一本十分奇特的书……加缪讲述了阿尔及利亚一个小职员的生活。他把他叫作“局外人”……他对什么而言是局外人？他对自己来说是局外人，他对自己觉得很陌生，他无法回答“我是谁”“我在这里做什么”这些问题……《局外人》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，这本让人震惊的书其特点就是贯穿全书的

沉默。某个人想说却无法说，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，他感到自己无法表达，好像这种语言，好像法语这种语言不是他的母语。

——[法]阿兰·罗伯-格里耶《语言的混淆》

《局外人》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对荒谬现实的深刻揭示……他（默尔索）不仅看透了司法的荒诞、宗教的虚妄、神职人员的伎俩，而且看透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……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、感伤的、悲喜的、夸张的感情饰物，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、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，更不会去进行一切处心积虑、急功近利、钻营谋算的俗务行为。加缪让他的主人公如此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，也让他面临着人类社会法律、世俗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荒诞的致命压力，从而使他的《局外人》成了一本以极大的力度触撼了人类存在中这个重大基本课题的书。它在法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从它问世之初就已奠定，它以深邃的现代哲理内涵与精练凝聚的古典风格，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名著。

——柳鸣九《加缪文集·总序》

译 序

局外何人？

李玉民

最难理解的莫过于象征作品。一种象征往往带有普遍性，总要超越应用者，也就是说，他实际讲出来的内容，大大超过他要表达的意思，艺术家只能再现其动态，不管诠释得多么确切，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。尤其是，“真正的艺术作品总合乎人性的尺度，本质上是少说的作品”。

加缪在《西绪福斯神话》中所表达的这种观点，道出了阅读象征性作品所碰到的最大难题。作者遵循这一美学原则：多讲无益，少说为佳，在作品中留下大量空白，任由读者去猜测。我们读这类作品，思想上也总是纠结矛盾：一方面享受着作者有意无意留出的想象空间，另一方面苦于捉摸不定而又希望作者多透露些信息。不过，更多的信息，只能以这类成品的说明书的形式透露了。因此，加缪在多处也做了类似说明。本文通篇都要谈这个问题，不妨先讲一点加缪的语言风格。

加缪具有深厚的古典写作功底，语句简洁凝练，往往十分精辟。这里略举一段，实际体会一下：

我知道我离不开自己的时间，就决定同时间合为一体。我之所以这么重视个体，只因为在我看来，个体微不足道而又备受屈辱。我知道没有胜利的事业，那么就把兴趣放到失败的事业：这些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，对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胜利都不以为然。对于感到心

系这个世界命运的人来说，文明的撞击具有令人惶恐的效果。我把这化为自己的惶恐不安，同时也要撞撞大运。在历史和永恒之间，我选择了历史，只因我喜爱确定的东西。至少，我信得过历史，怎么能否定把我压倒的这种力量呢？

——《西绪福斯神话》

这类语句，我翻译时下笔就十分滞重，即便引用来重抄一遍，仍旧觉得沉甸甸的，其分量自然源于思想的内涵。语言如此，更有作品中的悲剧性人物，如默尔索、卡利古拉，乃至西绪福斯、唐璜等，言行那么怪诞，身陷莫名其妙的重重矛盾中，如何给予入情入理的解释，恐怕除了少数专家，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望而生畏。

记得十来年前，在北京打拼的一位青年导演组织剧班排练好了五幕悲剧《卡利古拉》，租用北京青年小剧场，计划演出一个月。我作为加缪戏剧的译者，应邀出席了最后彩排和首场演出。这群扮演古罗马人的青年演员，似乎领会了这出古罗马宫廷戏的精神，直到演出，包括导演在内，谁也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。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表现出北漂青年那样的十足热力，表演特别用心认真，其忠实于原作的程度，不亚于我的翻译。问题出在散场时，有的观众没有看懂剧情，得知我是翻译便问我，这场戏是什么意思。当时以我对加缪作品的把握，还不能深入浅出地回答不知加缪是何许人的观众，我只好泛泛讲了几句，观众还是一脸疑惑的神情。幸好同去观戏的北大教授、好友车槿山在身边，他当场给几名观众上了一堂关于加缪的启蒙课。

我记述这一笔，既赞赏那些青年的勇气，率先将加缪的戏剧搬上中国舞台，虽然还有一点水土不服，但终归算一件小盛事，也因为临场方知，恰当地解释加缪的作品并非易事：《卡利古拉》一出戏尚且如此，遑论加缪的文集！

小说《局外人》、剧作《卡利古拉》，以及哲学随笔《西绪福斯神话》，如果不挑字眼儿，就不妨称为“荒诞三部曲”。长篇小说《鼠疫》、剧作《正义者》和理论力作《反抗者》，则组成第二个系列，也可以顺势称作“反抗三部曲”。从叙述文《堕落》开始，加缪似乎进入深度反思，总结他半生斗争的生涯，他似乎正经历一次新的蜕变，但是文中的象征还不甚明晰。直到未完成的长篇，类似传记的《第一人》手稿的发现，整理出版，我们才得以窥见加缪生前最后阶段的思想进程。

书名翻译也有学问。譬如《局外人》，原文为 L'Étranger，《法汉大词典》给出的词义是：①外国人；②他人、外人、陌生人、局外人。最后一条显然是有了《局外人》的译法而后加的。最先译为《局外人》的人定是高手，因为只看原书名而不详读内容，首先想到的是“外国人”，或者“外乡人”，当然离题太远了。“局外人”含有置身局外的意思，与“局中人”“局内人”相反，倒也切合主人公默尔索的状态。其实，原书名在法语是个极普通的词，而汉语“局外人”则非同一般，译出了作者在小说中赋予这个普通词的特殊内涵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中法语言文化毕竟差异极大，尤其抽象的概念，很难找到完全对应、完全对等的。就拿“局外人”来说，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：“指与某事无关的人。”这恐怕难以涵盖加缪在哲理小说中使用这个词的意义。因此不免有一问：局外究竟何人？

加缪第一部哲理小说，就用“局外人”来界定默尔索这个人物。尽管在此后的作品中，加缪并没有把具有他的哲学血统的人物统称为“局外人”，但是《局外人》这部小说影响太大了，后来的人物，不管叫什么名字，我们总不免认为，他们都同属于“局外人”这一族群。因此，如能确认这一族群是什么人，也就等于抓住了加缪哲学最鲜活的成分。

加缪就断言：“伟大的小说家是哲理小说家。”他还列举出几位，有巴尔扎克、萨德、麦尔维尔、斯丹达尔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普鲁斯特、马尔罗、卡夫卡。他们和加缪有一个共同点，都不自诩为哲学家，却用充满哲理的小说创造出自己的世界而成为伟大的小说家。他们善于将抽象的思想化为血肉之躯，而这种“肉体 and 激情”的小说游戏的安排，就更加符合一种观看世界的要求”。他们的作品，“仅仅是从经验上剪裁下来的一块，仅仅是钻石的一个切面，闪耀着凝聚在内中无所限制的光芒”。这种作品，“既是一种终结，又是一场开端”，往往是一种“不做解释的哲学的成果，是这种哲学的例证和圆成”。

加缪讲得再清楚不过了：这种小说是观看和认识现实的工具，是哲学的成果，但是也“要有这种哲学言外之意的补充，作品才算完整”。哲理小说与哲学论著的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，我们虽然知道，而由作者出面这样强调，我们就无须多虑了。不过，也不是一路畅通无阻，作者又特意提醒一句：“小说创作也像某些哲学作品那样，可能呈现相同的模糊性。”而这种模糊性，恰恰又是《局外人》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这部短短的中篇小说，足以引出数不胜数的分析评论文章和专著。因而，要弄清局外何人，还得透过小说中的这种模糊性，抓住加缪真正要表达的意思，进而了解他所创造的“局外人”出没的世界。幸好，加缪又来引路了，他在《西绪福斯神话》中写道：

在象征方面，要想掌握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去撩拨，也不带定见进入作品，更不去探究那些暗流。尤其是对卡夫卡，必须老老实实顺随他的笔势，从表层切入情节，从形式研读小说。

加缪在谈他如何研读卡夫卡的荒诞作品。既然指出了门道，就不

要只看热闹了。照加缪所说，最可靠的办法有三不要：一不要随意撩拨。这意思可就宽泛了，借用时下的字眼儿，就是不要太任性，不要施展望文生义、见微知著、举一反三的本领。二不要带着定见进入作品。抱着定见必然心浮气躁，匆忙质疑，自顾高谈阔论，结果南辕北辙，与作品毫不相干。三不要探究暗流。只因暗流涌动，根本无从探测，反而舍本逐末，难说不会被暗流吞没。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，步步紧跟作者的思路，哪怕不大理解。这样还嫌不够，加缪又进一步说明：

卡夫卡的秘密，就寓于这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之中。在自然和异常，个体和万物，悲剧性和日常生活，荒诞和逻辑之间，这种恒久的摇摆，贯穿了卡夫卡的全部作品，使得作品既共鸣反响，又富有意义。要想理解荒诞作品，就应该历数这些反常现象，就应该强调这些矛盾。

是否可以这样说，加缪的秘密，也寓于贯穿他的作品的模糊性之中呢？虽然不能生搬硬套，但是荒诞作品之间，即使作者写作风格迥异，也必有根本性的相通之处，譬如在自然与反常之间等方面，都同样描述了大量的“反常现象”，都同样表现了重重“矛盾”。这就是为什么加缪特别强调，要想理解荒诞作品，就必须认真看待这些反常现象、这些矛盾，这也正是上段引文的结尾，“从表层切入情节，从形式研读小说”，加缪所说的意思。

现在，我们就从一处表层，切入《局外人》的情节：一声震耳欲聋的脆响，“一切都开始了”。分为两部的小说，就好像故事从此开始，默尔索这个小职员在第一部讲述的日常生活，从此一笔勾销，顶多能充当一件命案的证明材料了。“我明白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，打破了海滩异乎寻常的寂静，打破了我曾觉得幸福的平衡和寂静。”随后，他又对着那不动的躯体连开四枪，“在厄运之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”。

“我明白”，这只是默尔索的惯性思维，其实他并不明白，仅仅意识到惹上麻烦，而敲了四下厄运之门，是他最终才明白过来的。第二部的情节，就在不明不白中展开了。起初，似乎没人对他的案子感兴趣，可是不知何故，过了一周，情况完全变了。预审法官面带好奇的神色打量他。这“好奇”里面就大有文章，默尔索被盯上了，只是他还意识不到，也不可能有所警觉。因而，他回答预审法官说，是不是非得请律师，“我认为自己的案子非常简单”。预审法官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是一种看法……”第二次审讯，预审法官问他是不是个“性格内向、寡言少语的人”。默尔索回答说：“事出有因，我从来没有重要的话要讲，于是就保持沉默。”预审法官还像上次那样微微一笑，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……

两次预审，看上去十分简单，波澜不惊。然而，这正是加缪文笔的高妙之处，于无声处听惊雷，简单中潜行着复杂的矛盾与冲突。且不说预审法官话里有话，单看他两次“微微一笑”，象征什么，就足够让人寻味的了。细品《局外人》中的这种暗笔，堪称奇绝，笔墨之细，隐义之妙，真是妙趣横生，令人无限遐想。我特别欣赏我国这句古话：哭是常情，笑乃不可测。法官的笑就更加不可测了。

在不明不白的审案当中，还不乏滑稽可笑的场面。预审法官说不找律师，就会给他指派一位。默尔索表示这样太方便了，司法机关连这些具体问题都负责给解决，他便同法官一致得出结论：法律制定得很完善。而且对法官这个人，他也觉得“非常通情达理”，“善气迎人”，要离开审讯室时，甚至想同法官握手，幸好及时想起自己有命案在身。一次次审讯，法官和他的谈话变得“更加亲热”了，甚至让他产生了“亲如一家”的可笑印象；有时法官还把他送到门口，重又交到狱警手里之前，拍拍他的肩膀，亲热地对他说一句：“今天就这样吧，反基督先生。”

这种反衬手法的巧妙运用，更加突显了荒诞的效果。而且怪得很，话说得越明确，意思就越模糊。经过数月审理，按预审法官的说法，默尔索的案子“进展正常”。可是，确知他不信上帝之后，预审法官对他就没有兴趣，“事情就再也没有进展了”，已经把他的案子“以某种方式归类了”，还打趣地称他为“反基督先生”。案子进展怎么叫“正常”，“再也没有进展”又从何说起；而案子“归类”似乎很清楚，“以某种方式”，又意味有多少令人猜不透的名堂。

总之，这部《局外人》感觉有点怪异，翻译觉得很明白，文字典雅，既简练又明晰，可是再读起来，似乎变得神经过敏了，仿佛随处都话中有话，并不像表面文字那么简单。而且主人公默尔索，也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，他原本就是局外人，还是脚踏局内局外的人，抑或是从局内走向局外的人呢？本来不成问题的事，一读再读反成为问题了。下面引出一小段，看看我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。

（预审法官和律师）有时候谈到一般性问题，也让我参加讨论。我的心情开始轻松了：在这种时刻，谁对我都没有恶意。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，那么按部就班，表演得那么有板有眼，我甚至产生了“亲如一家”的可笑印象。

就拿这段文字来琢磨琢磨默尔索这个人物。我们还是回到那声震耳欲聋的枪响，“一切都开始了”，能说他一切都明白了吗？恐怕未必。否则，他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哪儿来第二部这一场场好戏呢？我们不能怀疑他的心情开始轻松了，这就表明，他并不完全明白，因而才能不由自主地配合对方演成好戏，一时还预测不出他敲响了厄运之门。但是，这段话一连串的表达方式：“显得那么自然”，“那么按部就班”，“表演得那么有板有眼”，还把“亲如一家”打上引号，称为“可

笑印象”，这些足以说明他有清醒的判断。

明白不明白是一回事，但是局外人始终保持清醒。加缪在《西绪福斯神话》中谈到荒诞人时，有这样一段话：

一个富有荒诞精神的人只是判断……他顶多能同意利用过去的经验确定自己未来的行为。时间将激活时间，生活支持生活。在这个既局限又充满可能性的地盘上，他觉得除了清醒，他本身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。

荒诞人在有限而又充满可能性的生命中，他本身除了清醒，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，这是荒诞人的一大特点。让我们看看默尔索是否具备。在人生的两大问题，工作和爱情婚姻上，默尔索超乎寻常的清醒态度，集中表现在第一部第五节中。老板打算在巴黎开设办事处，有意把这个美差交给默尔索，这样既能生活在巴黎，每年又有出差旅行的机会，认为他年纪轻轻，应该喜欢那种生活。不料他只是淡淡地附和一声是啊，内心深处却觉得无所谓。于是老板就问他，是不是对改变生活不感兴趣，他就明确回答说：“人永远也谈不上改变生活。”这是默尔索对人生的一种根本认识，而这种清醒的认识贯穿全书的始终，也体现在爱情和婚姻上。女友玛丽问他，是否愿意同她结婚。默尔索回答这对他无所谓，如果她愿意，就可以结婚。玛丽还问他是否爱她，他还是那个话：这毫无意义。

“毫无意义”和“无所谓”，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，用来对许多事情，乃至如工作前程、爱情婚姻这样人生重大问题的表态，显然不近情理，毫无诚意，没有讲出真实的想法，因而被人看成是个“怪人”。粗读这部小说，默尔索也很容易给人留下这种印象，就觉得他说话办事不痛快，该讲的话不讲，顾左右而言他。也许正是他这种寡言少语

的性格，给养老院工作人员造成误解；也正是他这种不配合的态度，惹恼了办案人员，结果开庭审判时，不利的证词和道德审判气氛，导致出乎意料的重判：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，他将在广场上被斩首示众。庭长宣判完，最后问他有什么话要讲。他略一思索，随后便回答：“没有。”为什么无语，这种后果，似乎他自身也有几分责任。

带着这样的疑问细读，却发现现在关键时刻，默尔索一反模棱两可的态度，哪怕是对自己不利，也果断地表明态度，甚至断然说“不”。下面就节选一段律师同他的谈话，具体看看在什么情况下，他说话有些含混，而到了什么火候，又有明确的态度。

“要知道，”我的律师对我说道，“像您这种情况，我实在有点儿难以启齿，但是这又非常重要。如果我找不出理由答辩，这就将成为指控您的一个重要证据。”他希望我能协助他。他问我，那天我是否感到难过。

律师告诉他，办案人员调查了他的私生活，还去过马伦戈的养老院，预审法官都获悉葬礼那天，他“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态度”。律师无疑凭经验，认为这是个要害问题，料想检察官会抓住他在母亲葬礼时的表现大做文章。可见，律师是从专业的角度，也从被告的利益出发，提出这个不近情理的问题，要求默尔索予以协助。

听到这样一问，我十分惊讶，如果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，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。不过我还是回答说，我多少丧失了扪心自问的习惯，很难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。自不待言，我很爱妈妈，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什么。所有精神正常的人，都或多或少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。

默尔索十分惊讶，可是他的回答更让别人惊讶。他说很爱妈妈，只要接上一句：妈妈死了心里当然难过。他非但不这么迎合一句，反而话头一转，“这并不能表明什么”，一下子就勾销了。尤其不该借题发挥，无端将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横扫一下，简直就是不打自招，承认也曾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。律师的反应可想而知，他当即打断默尔索的话，焦躁地让他保证，“无论到法庭上，还是在预审法官那里，都不要讲这种话”。话说到这份儿上，但凡知趣一点儿，应对一声也就算了。然而，默尔索偏不。

可是，我却向他解释道，我天生如此：生理的需要往往会扰乱我的情感。安葬妈妈那天，我疲惫不堪，又非常困倦，也就没有留意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。我所能肯定说的是，我真不愿意妈妈死了。

律师没法儿满意，便思考一下，帮他出个主意，可不可以说那天，他控制住了心中自然的感情。默尔索断然拒绝：“不可以，因为是假话。”律师神情古怪，似乎有几分反感，带点幸灾乐祸的口气说，这可能将他置于难堪的境地。他却提请律师注意，这段事情跟他的案子无关。律师仅仅反驳了一句：显然他从未跟司法机构打过交道。接着，默尔索有这样一段记述：

他走时面带愠色。我很想留下他，向他说明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，但不是为了获取他更好的辩护，而是……可以这么说，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尤其是我看出来，我让他很不自在。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，对我产生了一点儿怨恨。我真想明确告诉他，我跟所有人一样，跟所有人绝对一样。然而，费一番口舌，其实没有多大用处，我也懒得讲，

干脆放弃了。

律师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后来得到开庭审判过程的证实，结果默尔索不仅处境尴尬，还被判了极刑。从上面引述的这段谈话来看，不必详细分析，大体可以判断出，律师讲的每句话都是诚恳的、善意的，而默尔索的回答虽然是片言只语，句句讲的也都是实话，只是欲言又止。这两种真诚态度，却不能在事实上形成合力，最终只能各行其是。默尔索态度暧昧，有些“失真”，盖缘于他欲言又止。不过，这仍然是他清醒的一种表现，他往往认为多解释无益，徒费唇舌，就干脆放弃。他对老板，对女友玛丽也是一样，他那“无所谓”的态度，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清醒认识：无论做什么，促成事情怎样变化，都“没有多大用处”，“没有实际意义”。

“没有实际意义”，这是默尔索的真诚与一般人真诚的最大差异。一般人，真诚想提拔他的老板，真心想跟他结婚的玛丽，真正想帮他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，他们都有功利性、动机性。唯独局外人，想要表露的真性情，则毫无动机，毫无功利性。他说“人永远也谈不上改变生活”，既不想巴结老板，欣然接受去巴黎生活的提议，也不愿明确拒绝，拂老板的意。他说可以结婚，但是并不想讨玛丽的欢心，而说不爱她，也同样无意伤害她。他渴望博得律师的同情，只是合乎人之常情，不是为了获取更好的辩护。

不过，应当特别指出，默尔索至少在两次关键时刻断然说不，则别具深意。一次是初审法官对他这个人发生了兴趣，问他是否信仰上帝，听他回答说不信，就气呼呼说这不可能，“人人都相信上帝，即使是那些背弃上帝的人”，于是百般劝导，还将基督受难像举到他眼下。最终，默尔索还是说“不”。另一次，默尔索被判决之后，一再遭到他拒绝的神甫还是坚持到牢房看他，说是“人类的正义微不足道，而

上帝的正义才至关重要”，引导忏悔，还问默尔索是否允许他拥抱他。默尔索答道：“不。”他是对上帝说“不”，也就是对永恒说“不”。这正是加缪给荒诞人下的一种定义。

歌德说：“我的地盘，就是我的时间。”这真是荒诞的警句。荒诞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毫不否认，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。并不是说怀旧对他陌生之物，但是他偏爱自己的勇气和自己的推理。勇气教他义无反顾地生活，满足于现有的东西；推理则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。他确认了自己有局限的自由、没有前途的反抗以及会消亡的意识，以便在他活着期间继续他的冒险。这就是他的地盘，这就是他的行动：排除一切判断，只保留自主判断的行动。对他而言，一种更加伟大的生活，并不意味另一种生活。否则就不诚实了。我在这里甚至不提称之为后世的那种可笑的永恒。

加缪在《西绪福斯神话》中，一再界定什么是荒诞人，我认为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特点，基本上符合加缪小说和戏剧里的主人公性格。无论默尔索、卡利古拉，还是《鼠疫》中的里厄大夫、塔鲁，《正义者》中的卡利亚耶夫及其战友们，虽然在反抗这个主题上，比较起来还有差异，但是，他们都大步走在荒诞的路上，发现的第一个真理，就是“人必有一死，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”。这一场景，在《卡利古拉》第一幕第四场有精彩的对话。在此顺便多说一句：在阐释荒诞的主题上，加缪的剧作，包括他的改编剧《群魔》等，因其人物在场上直接冲突与交锋，即使不是看戏而是阅读（不要小看经典戏剧的阅读功用），那种论争和智辩也更加直观，更加扣人心弦。

荒诞人掌握了这一真理，就有了清醒的意识，看破了世界的荒诞与虚假，他们不再相信宇宙间存在更高级的生命，不再相信能给予人